

Roland Topor

怪房客

Le Locataire Chimérique

〔法〕 洛朗·托波尔 著
夏旻艳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Roland Topor

怪房客

Le Locataire Chimérique

[法] 洛朗·托波尔 著 夏旻艳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怪房客/(法)托波尔著;夏旻艳译.—上海:
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6.2
ISBN 978-7-5327-6955-1

I. ①怪… II. ①托… ②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法
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72381号

Roland Topor

LE LOCATAIRE CHIMERIQUE

© Buchet Chastel, Paris, 1964

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, Paris
Kafka à Oxford, 1996 © Roland Topor/ADAGP, Paris-SACK, Seoul, 2015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:

2016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00-2013-167号

怪房客

[法]洛朗·托波尔/著 夏旻艳/译
责任编辑/黄雅琴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

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5 字数 63,000

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5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6955-1/I·4209

定价:35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21-59226000

目录

第一部 新房客

- 一 公寓 / 3
- 二 前房客 / 14
- 三 入住 / 26
- 四 邻居 / 37
- 五 疑云 / 52
- 六 盗窃 / 69

第二部 邻居们

- 七 战斗 / 87
- 八 斯黛拉 / 100
- 九 请愿 / 113
- 十 生病 / 127
- 十一 发现 / 139

第三部 前房客

- 十二 反抗 / 151
- 十三 曾经的特雷尔科夫斯基 / 165
- 十四 围困 / 174
- 十五 逃跑 / 186
- 十六 事故 / 198
- 十七 准备 / 210
- 十八 附魔者 / 216

尾声 / 225

第一部 新房客

一 公寓

特雷尔科夫斯基眼看就要露宿街头的时候，朋友西蒙把比利牛斯路上的一套空房介绍给了他。他去了那里。看门人态度恶劣，不让他进公寓参观，不过当她看到一千法郎时就改了主意。

“跟我来。”她依旧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说道。

特雷尔科夫斯基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，诚实、有礼貌，最讨厌惹上麻烦。他收入微薄，所以失去住处对他来说是个灾难，因为以他的工资负担不起奢侈的酒店生活。不过他在储蓄银行倒是有些存款，是他准备用来支付转手手续费的，如果费用不是太高的话。

公寓里外两间房，昏暗，厨房也没有。唯一的窗户在里面那间，正对着对面墙上的一扇气窗。特雷尔科夫斯基知道这是隔壁楼房厕所的气窗。公寓内墙上贴着泛黄的墙纸，上面遍布着大片潮迹。整块天花板上到处都是裂缝，如同树叶的纹理四处蔓延。落下来的碎石膏屑被鞋子踩得咔嚓作响。在没有窗户的那间，仿大理石的壁炉里嵌着燃气暖炉。

“这屋子的前房客从窗口跳了下去。”看门人解释道，口气微妙地变友善了些。“来，我们还能看到她掉下去的地方。”

她带着特雷尔科夫斯基穿过摆得像迷宫一样的各色家具来到窗前，得意洋洋地指给他看三层楼下那片被砸碎的玻璃棚。

“她还没死，不过也没比死好到哪儿去。她在圣安托万医院。”

“那她要是康复了呢？”

“不可能，”这个讨厌的女人咯咯笑着说，
“您别担心！”

她冲他眨了眨眼。

“这儿很便宜。”

“有什么条件？”

“条件合理。只是有一笔水管安装的转手费要付。都是新安装的。以前要到楼梯半层拐角才有自来水。是房东找人来装的。”

“厕所呢？”

“就在对面。您下楼然后走 B 楼梯就到。从那里可以看到这间屋子。反过来也一样。”

她猥琐地眨了眨眼。

“春光独好啊！”

特雷尔科夫斯基并不满意。但以他现在的状况，能找到这套公寓也算运气不错了。

“转手费是多少？”

“五十万。房租是每月一万五法郎。”

“太贵了。我只能付四十万。”

“这跟我没关系。去跟房东商量吧。”

她又眨了眨眼。

“去找他。不远，他就住在楼下。好了，我走了。这可是个好机会，别忘了。”

特雷尔科夫斯基跟她一直走到房东家门前。他按下门铃。一个老女人带着怀疑的神色给他开了门。

“我们不给盲人捐钱。”她飞快地丢下一句。

“是公寓的事……”

她眼里闪过一丝狡诈。

“哪套公寓？”

“楼上那套。我能见一下齐先生吗？”

老女人把特雷尔科夫斯基撇在门口进了屋。他听见里面在轻声说话，然后女人回来告诉他齐先生要见他。她带他到了饭厅，齐先生正坐在桌边，仔仔细细地剔着牙。他用手指了指自己表示

正忙着。他在臼齿间一阵翻找后用火柴尖头挑出了一丝肉。他仔细看了看，又把它吃了下去。直到这时，他才转向特雷尔科夫斯基。

“您去看了屋子？”

“看了。我想跟您谈谈具体条件。”

“五十万，然后每月一万五。”

“看门人告诉我了。我想知道您这价钱还能不能谈，因为我只付得出四十万。”

房东露出烦恼的神色。有两分钟的时间他在漫不经心地看那老女人收拾桌子。他看上去在回想刚才吃的东西。偶尔他会赞许地点点头。他回到了谈话的主题。

“看门人跟您说了吗，水管的事情？”

“说了。”

“这年头要找一套房子可不是一般的难。有个学生用这一半的价钱只租了六楼的一间单房。房里还没有水。”

特雷尔科夫斯基咳嗽了几下清了清喉咙；他也烦恼起来了。

“您好好听我说。我倒不是想贬低您的公寓，但它到底没有厨房啊。厕所也是个问题……如果我生病了，虽然我是很少生病的，这我现在就得跟您说清楚，如果我半夜想解手，呃，这就不太方便了。再说，我是只能付您四十万，但我给您现金。”

房东没让他说下去。

“这不是为了钱。不瞒您说，您叫……”

“特雷尔科夫斯基。”

“特雷尔科夫斯基先生，我不缺钱。我不指望着您的钱吃饭。不，我租房是因为我有一套空房而现在空房稀缺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不过，原则还是要有的。我不是个吝啬鬼，但也不是个慈善家。价钱就是五十万。我知

道有的房东开价七十万呢，他们有权这么做。我就要五十万，没什么理由少收。”

特雷尔科夫斯基边听他的讲说辞边点头赞同，还咧着嘴笑。

“当然了，齐先生，我完全理解您的观点，我觉得合情合理。不过……我给您敬根烟。”

房东拒绝了。

“……我们不是野蛮人。只要能商量，我们总是能互相理解的。您要五十万。好。但如果有人分三个月付给您五十万，能拖三个月就能拖三年，您觉得这能比得上一次性收到四十万吗？”

“比不上。我比您更清楚没什么比得上一次结清，收现金。不过，比起四十万现金我更想要五十万现金。”

特雷尔科夫斯基点起了他的烟。

“当然了。我没想说这不对。但是您想想租房客还没死呢。她也许会回来？她也许想住回

来？而您知道您不能拒绝这一请求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您非但得不到四十万，而且连一分钱都得不到。而我呢，我付您四十万，什么麻烦事都没有，全都和和气气商量好。您和我都没有烦扰。您还有比这更好的提议吗？”

“您说的事发生的可能性太小了。”

“也许吧，但也必须考虑到。而那四十万呢，毫无问题，毫不麻烦……”

“行了，先把这个放到一边，特……特雷尔科夫斯基先生。我已经跟您说了，这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。您结婚了吗？抱歉问您这个，这关系到孩子。这栋房子很安静，我和我夫人都上年纪了……”

“您哪有这么老，齐先生！”

“我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们都是上年纪的人了，不喜欢吵闹。还有，我现在就提醒您，如果您已经结婚了，有了孩子，您就是给我一百万，我

也不肯。”

“放心吧，齐先生，我不会给您惹这种麻烦。我是个安静的人，又是单身。”

“还有，这里也不是妓院。如果您租这房是为了带情人们来住，那我情愿收二十万把房子给一个真正需要它的人。”

“完全同意。再说我也不是这样的人。我是个太平的人，不喜欢惹事，不会带给您任何麻烦。”

“别因为我现在对您提要求，您就心里不痛快，最好是一开始都谈妥了然后和睦相处。”

“您说得太对了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“那您也明白您不能养任何动物：猫、狗，什么动物都不行。”

“我也没这打算。”

“听着，特雷尔科夫斯基先生，我现在还不能答复您。不管怎么说，只要前房客还活着就不

行。但您人不错，看起来是个正派的年轻人。我能告诉您的就是：过一个星期再回来看看，到时我就能给您答复了。”

特雷尔科夫斯基千恩万谢才离开。他路过门房间的时候，看门人好奇地看着他，没有表现出认得他的样子，边看边机械地用围裙擦着一只盘子。

他在人行道上停下来仔细看这栋楼。九月的阳光照亮了最高的几层，让楼房看起来几乎焕然一新、赏心悦目。他找了找“他的”公寓的窗户，但又想起窗是对着院子的。

六楼被整个漆成粉红色，百叶窗则是淡黄色。颜色并不怎么协调，但色调传达着欢乐。四楼的窗边有一整盆多肉植物，五楼则有加高的护栏，也许是有孩子的缘故，虽然这不太可能，因为房东不希望有孩子。屋顶上密密麻麻竖着烟囱，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。一只猫在房顶上散步，当然它不会是这里的房客养的。特雷尔科夫斯基想象自己是那

只猫，和煦的阳光温暖着他。但他看见三楼的窗帘瞬间动了一下，那是房东家。他赶快走开了。

路上几乎没有人，也许这个点就是这样。特雷尔科夫斯基买了面包和几片蒜味香肠。他坐在一条长椅上边吃边思考。

不管怎样，也许跟房东提的理由是对的，也许前房客是要住回来的。也许她会康复？他真心祝福她。也许事情与此相反，那她有没有立下遗嘱？这种情况下房东有什么权利？特雷尔科夫斯基会不会要向房东和前房客各支付一次转手费呢？他后悔没去问问他的朋友斯科普，他是公证处文员，但不巧正为办理继承手续去了外省。

“最好是去医院看看前房客。”

他吃完以后，回去问了看门人。她不太情愿地告诉他是一位叫舒勒的小姐。

“可怜的女人！”特雷尔科夫斯基边在信封背面记下名字边这么说道。